冊府元龜

四百四十五之八

百卅四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門	五三四五	五六	一二	三〇〇

内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架
漢書	五三四五	三〇〇	三六五	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134)
函號	365	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册府元龜

淺草文庫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黄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六

無謀　逗撓　軍不整

無謀

夫將帥者民之司命而安危之主也非夫內懷英略獨負奇計策慮先定機權胷合亦何以暢乎善志而保其必勝哉乃有膺爪牙之寄當旗皷之任董率戎

旅襲行於討伐保扞徼塞式遏於寇讎而闇然寡謀率爾輕進失於貞律之義愆夫固圉之術措置非當豫備乖宜以至啟鈔暴之端貽喪敗之辱良繇昧於前籌短於應變猶豫無決以成乎厲階聽納不明致紊於軍志昔人有言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援受之際良可戒哉

孫良夫爲衛大夫衛侯使良夫與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既戰衛師敗績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殞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

漢韓安國武帝時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帝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

後漢馬援爲伏波將軍討武陵五溪蠻夷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

運遠（壺頭山名充縣名屬武陵郡音昌容切）帝初以為疑及軍至中郎將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粮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根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輙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卒

吳張悌為丞相軍師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當晉之討吳吳遣悌等率衆三萬濟江圍城陽都尉張喬於楊河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坑之可以成三軍之義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晉討吳護軍張翰等乘之吳軍以次瓦解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

晉王澄為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時京師危逼澄率

衆赴難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旣而耻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

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王敦作逆敦叅軍樂道融惡敦背朝廷乃說卓誅敦卓雖從之而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猪口累旬不前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爲敦叅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卓後爲王敦所害

桓修自丞相爲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修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修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修旣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震駭修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竝順命朝廷納之以修爲龍驤將軍荆州刺史假

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修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御史中丞江績奏修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轉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筭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

梁王僧辯爲車騎大將軍平建業遣陳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于顗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

隋于仲文高祖大業中爲光祿大夫遼東之役率衆屯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皇甫綰煬帝大業末爲將軍屯兵一萬在抱罕薛舉自稱西秦霸王選精鋭二千人襲綰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陳而綰不擊之忽反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諸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抱罕時羌首鍾利浴擁

兵三萬在嶲山界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

唐姜寶誼高祖武德初爲弁鉞將軍時劉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帝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繞接子英徑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後得逃歸

郭孝恪太宗貞觀末爲安西都護時阿史那社爾旣擒龜玆王令孝恪守之其相那利僅以身免潛引西突厥之衆幷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孝恪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旣失部分爲胡賊之所蹂躪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亦同死於陣

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旣降鐵勒部落副將楊志追討之反爲所敗有候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騎一萬四千人捲甲輕齎倍道副之遂踰大嶺至仙蕚河竟不見賊糧且盡遂勒兵而還士卒飢甚又遇大雪皴凍棄其戈

甲殺馬以食之强弱自爲伍前後分散馬盡人相食北入境餘纔八百人

哥舒翰玄宗天寶末爲先鋒兵馬副元帥拒安祿山次于靈寳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黄河賊將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因爲兇徒所乗

房琯肅宗至德初爲文部尚書平章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歩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爲賊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虚聲冀成實效琯旣自無廟勝又以虚名擇將吏以至於敗乃與賊對壘琯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黄失據遂及於敗

馬燧爲河東保寧等道節度德宗貞元二年三月來朝祔吐蕃將尚結賛旣陷鹽夏二州各留兵千餘人守之結賛大衆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不繼頗無固志時詔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邠寧

節度韓遊瓌統衆與鳳翔鄜坊及諸道戍卒屯於塞上又命燧率師次於石州分兵濟河與元光等掎角討之結贊聞而大懼累遣使請和仍約盟會帝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詞求燧請盟燧以奏焉帝又不許唯促其合勢討之燧不虞其詐乃與頰熱俱入朝盛言其可保信請許盟約帝於是從之燧既赴朝也諸軍但閉壁而已結贊懼悉其衆棄夏州而歸馬既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夏平凉之會竟渝盟焉燧亦繇此失兵柄而奉朝請矣

渾鎬憲宗元和中爲義武軍節度討王承宗定鎮二州相去九十里鎬驅全師討賊驟勝分壓鎮州北鄙而壁焉鎬之和門去承宗之牙三十餘里鼓角相聞賊徒恟恐而鎬討慮不周但耀其軍鋒賊得分衆潛入鎬地燒其城邑屠掠居人鎬軍始搖遷延內顧會中使督鎬追賊乃復出戰三合而大敗

嚴綬元和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初憲宗以綬在太原所發偏裨戰討多尅故移裒滋於江陵置綬於襄州臨吳元濟綬自帥師至境上無威算以制敵到軍日遽發公藏賞士卒府藏之積悉以賂中貴人師徒凍餒閉壁而已後裴度屢言其無軍政故罷爲太子

少保
索日進元和末爲神策軍郃將楊鎮過使蔡賊寇溵水
鎮兵不能支部將死者三人焚芻藁而去初裴度遣
使間入蔡州得元濟狀元濟此客有降款而日進隔
河大呼之遂令三軍防元濟繇是不果降
後唐王鎔爲鎮州節度莊宗爲晉王時梁將杜廷隱
之襲深冀也聲言分兵就食汴人奔鎮州者或以奸
謀事告鎔懼爲始禍猶豫未敢拒絕鎔偏將石公立
戍深州欲杜關不納請命于府鎔遽令啓關移兵於
外公立稟鎔命廷隱遂盜有州城公立既出指城闉

西言曰朱氏狡惡不仁篡唐宗社五尺童子亦知彼
爲人我公尚顧舊盟猶豫不斷開門納盜後悔何追
此城數萬生靈坐爲俘馘因投刀泣下數日廷隱閉
城門煞留鎮兵士登陴拒守鎔方命公立攻之即有
備矣及柏鄉陣敗兩州之人悉爲奴虜老弱者坑之
張廷裕同光中爲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
制之術邊鄙常聳
漢慕容彥超晉末從高祖圍杜重威於鄴下彥超累
言於漢祖請急攻賊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
齊進自寅及辰官軍傷者及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乃

摧軍罷攻議者無不歸罪於彥超自是不復言及攻城矣

逗撓

夫膺閫外之寄總戎昭之重固當決機制勝因時乘便摧堅履險以思克敵而乃怠身先之訓懷敵勍之畏或屯留不進或引兵擅還或隱伏私嫌或顧望時事矯辭飾僞以爲觧深溝高壘以自固致寇讎之滋長而威聲之寖微蓋繇性本怯懦不能武事亦或心非忠盡苟圖智免因此而下吏至於誅死者非不幸也

宋義爲楚上將軍秦章邯圍趙王歇於鉅鹿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說讀曰悅）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比救趙至安陽留不進（今相州安陽縣）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蟣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

罷讀曰疲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鬭秦趙攻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無鹽縣也飲酒高會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菽謂豆也軍無見糧無見在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強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屬委也音之欲切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宴私非社稷之臣也後遂殺義破秦軍

漢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項王南走陽夏走音奏夏音攻雅切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漢王敗使使召越併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籍所敗

張成為大司農武帝時南粵平諸校留屯豫章閩粵王餘善發兵距漢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成故山州侯齒將屯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卻退也音五略反皆坐畏懦誅

路博德爲彊弩將軍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武帝召騎都尉李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見帝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因詔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奏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策休息也浞音促仕角反）因騎置以聞（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對陵於是出兵

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宣帝遣五將出塞廣明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坐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

吏自殺

後漢祭肜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肜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

郭襄以謁者領護羌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

鄧鴻爲車騎將軍出塞追叛胡逢侯坐逗遛下獄死

劉岱爲兗州刺史時董卓廢少帝岱與豫州刺史孔伷廣陵太守張超陳留太守張邈諸牧守共謀討卓大會酸棗設壇場而盟然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粮儲單竭兵衆乖散

晉汝南王亮武帝時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繇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浮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

蔡豹元帝時爲建威將軍徐州刺史是時太山太守

徐龕以郡叛歸石勒詔征虜將軍羊鑒臨淮太守劉
遐等與豹共討之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
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
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令方盛暑胄涉山險山人便弓
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粮
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
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
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虎擒耳未戰
而退先自摧衂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
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
催攝令進討豹欲遥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
豹爲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

宋臧質爲雍州刺史時太祖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兵
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栁元景屯
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
用臺庫見錢六百萬爲有司所糺帝不問也

南齊李安民爲領軍將軍屯壽春時淮北四州聞太
祖受命咸欲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摽之兖州人徐猛
子等合義衆數萬砦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四州義
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退潛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遲

虜急兵攻摽之等皆沒帝甚責之
梁鄧元起武帝時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詔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王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便救長史庾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至魏巳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望之因表其逗遛不憂軍事收并州獄於是自縊　一

唐竇琮高祖義寧初爲右領軍大將軍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柏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

段志玄太宗時爲左驍衞大將軍遣率兵往青海掩吐谷渾良馬志玄去青海三十里遲留不進坐免官

張文幹行撫州刺史平壤道行軍總管貞觀十九年征遼迴次易州文幹以渡海多覆舟舡詔追逗遛不赴斬之

韋待價則天永昌初爲安息道大總管與副大總管

安西大都護溫古征吐蕃遲留不進待價配流繡州
溫古處斬
李光弼爲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荊南等道副元帥封
臨淮王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
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
幸陜
李正巳爲淄青節度使大曆十年魏博節度田承嗣
之叛也正巳與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同會於冀州
之棗强縣進圍貝州承嗣發精兵寇磁州爲貝州援
寶臣等見承嗣兵出各退守行營淮西節度使李忠
臣聞之棄衞州偃月城濟河而南屯於陽武
桂仲武憲宗元和十五年爲安南都護先是安南兵
亂殺都護李象古朝廷以仲武簡廉有材用委以緝
綏仲武既行遇南兵方擾逗遛不進貶安州刺史以
裴行立代焉
周王峻爲樞密使討并寇太祖廣順元年十二月峻
遣供奉官翟守素奏臣所差佽弘超等襲賊軍至霍
邑路追及鼓譟蹙煞其賊黨人騎投崖墮澗不可稱
計賜翟守素幣帛袍帶先是王萬敢嬰城拒賊攻之
甚急太祖命峻將兵先進欲因幸雒都更以禁軍繼

之至是峻言劉崇一行棄甲而遁遣仇弘超掩襲逐至霍邑當險阻之路也弘超無勇緩兵賊遂安然解去若弘超擊疾雷之勢則彼無孑遺矣蓋峻不能自率師而逐之致悞大事非將帥之才也

武守琦爲左廂都較顯德四年世宗幸淮南帝令守琦帥驍騎數百徑趣維楊路出於高郵高郵乃楊州大邑素多儲峙守琦利其糧草不時而進故吳人因得虜其士庶渡江南去後數日王人至楊州乃督衆以救焚故其寺觀廬舍僅有存者及閱其遺民唯殘瘵十數人而已

軍不整

夫整軍經武安民和衆將帥之職也故先庚後甲以申其號令鉦金伐鼓以節其進退旣有嚴而有翼且必誠而必信俾等夷有序上下無譁靡犯於秋毫克貞於師律者率是道也乃有失制勝之略無馭衆之法或臨敵而先却或陳隙而自潰或虔劉於黎庶或剽掠於玉帛因緣縱暴倡狂莫遏卒使國威斯損民怨是斂采諸方冊咸用論次百代而下足爲鑒戒者已

荀林父晉大夫也桓子將中軍魯宣公十二年師師及

楚子戰于邲楚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
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
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季康子魯大夫哀公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
宫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
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二年南郡人秦豊據黎丘
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
諸城光武遣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
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
晉祖逖元帝時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
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
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
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
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
王敦元帝時爲鎮東大將軍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
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
梁曹景宗仕齊爲游擊將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景
宗深自結附高祖以景宗爲軍鋒與王茂呂僧珍掎

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

臨川王宏爲揚州刺史天監四年都督諸軍侵魏軍次雒口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九月雒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彊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欵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餉之

邵陵王綸爲中衛將軍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綸與前高州刺史李遷仕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後周權景宣爲荊州總管時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欵附表請援兵勑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

恐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

隋韋冲高祖開皇中爲寧州總管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刺史元巖性方正案冲無所寛貸冲竟坐免

韓擒虎爲廬州總管以平陳功進位上柱國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

唐崔光遠肅宗上元中爲劍南節度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劫婦女有臂串金銀釧兵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

郭英乂爲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初元帥雍王自陝統諸軍討賊雒陽留英乂在陝爲後殿東都平以英乂權知東都留守時東都再經賊亂朔方軍及英乂魚朝恩等軍不能禁暴與廻紇縱掠坊市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人悉以紙爲衣或有裸身者

李抱玉爲鳳翔節度使大曆五年抱玉自鳳翔移鎮盩厔縣鳳翔將士以移鎮忿怨縱兵大掠鳳翔坊市因燒草積居人擾駭數日方定

李忠臣爲淮南節度使大曆二年同華節使周智光

據州反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徙禁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關二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着紙衣或數日不食者又大曆十一年與河陽三城使馬燧各率所部官兵次于鄭州逆賊李靈耀盜張旗幟來犯我師淮西軍驕而無謀河陽軍勇不設備及聞賊至忠臣惶遽退衂燧亦隨之頓軍于滎澤淮西士卒潰者十五六西至汝葉北至河雒道路相繼鄭州士庶悚駭竄避皆趣東都城鄭州村落殆空

劉昌爲宣武軍兵馬使德宗貞元三年昌率其衆自坊州赴靈臺既次三原遂縱掠一夕時淮西散兵百餘人隸於昌及是昌歸罪淮西兵盡殺之

王朝幹爲泙城將吐蕃圍隴州城遣朝幹以衆二千戍鳳翔及岐山遂縱剽掠信宿方定

劉悟穆宗時爲昭義軍節度使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以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

梁李思安爲簡較左僕射亳州刺史爲性不勇悍每

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開元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於桑乾河虜獲甚衆燕人大懼及軍迴潞累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甚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係焉踰歲起之復令領兵亦無鉅績可紀

胡規爲北面招討使乾化初使河南尹張宗奭奏規修河軍人擾村閭殺樹奪稅戶絲羣衆以石礫人太祖曰我今以河南府積薪治敗岸且有將領何敢是耶翌日命宣徽院使趙殷衡押領規及六軍使已下往都外閱視林木至榆林巳來園林果木砍伐殆盡仍招伕軍人侵奪百姓財物下詔曰胡規比緣微効遂委劇權不能禁戢諸軍而敢侵凌百姓輙生狂計欲起亂階備見包藏何堪委用從來兇逆已露鋒鋩此際侮輕足量肝膽苟無極斷慮掇後艱胡規并男義方委宗奭准軍令處置其婦女任從所適都指揮使韓勍已下一十二人罰俸有差

後唐李存信爲都指揮使初朱瑄朱瑾再乞師於武皇武皇假道於魏州羅弘信委之乃令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於華與朱瑾合勢頻挫汴軍汴師患之乃反間魏人存信御

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者弘信乃與汴師通出師三萬攻存信軍存信揭營而退保於雒州

晉丁審琪爲延州節度使審琪部曲漢千人失於簡御民甚苦之軍較賀行政等與審部連結聚衆攻城幾遭屠滅賴潞道軍救解幸獲保全尋受代歸闕

周馬鐸漢末爲申州刺史監兵在尉氏縣會太祖在澶淵爲衆軍追請爲主王峻在京以許州節度使劉信是漢之宗室遣鐸至許州圖之鐸至信自殺鐸不能戢兵而徹有所掠太祖鎮而怒之不時任使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觀望　生事

觀望

夫臣之事上貳乃有辟矧乎冠萬夫而爲長屬四郊之多壘不念同體之義罔思利國之訓乃或自蓄疑貳窺伺間隙沉機不斷逆節是萌天非可欺罪將焉

往此蓋自上道弗兢霸圖是與其有奮自匹夫遽操兵柄昧靈命之攸屬懷野心而弗靖失其去就之分處於疑豫之際亦有特鍾内難事起蕭墻力遏外虞兵宿原野或坐觀於成敗或詭取於進退至若始存忠順爰茲委用終以嫌間飜然失圖遽始叛盗之名宜乎春秋所貶者巳

漢英布初與項籍入咸陽爲前鋒項籍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誚讓召布（誚讓責之也音在笑切）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任安爲監北軍使者戾太子反召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巳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

後漢隗囂爲西州大將軍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建武初光武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運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

劉表爲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使南郡人蒯

越誘賊師皆斬之而襲取其衆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及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鎭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時太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

晉劉弘永嘉末爲荊州刺史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與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傳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

郗隆爲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權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掾諸王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遣猛將率精兵速赴下計示遣兵將勒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審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闖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勒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

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鎮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重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披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彦亦被害

甘卓爲安南將軍鎮襄陽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攻譙王承於湘州卓勸承固守當出兵沔口御敦歸路遂乞師於卓卓軍次睹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

麴允爲雍州刺史安定太守焦嵩率衆據雍州劉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蘇峻元帝時爲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内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文毅重請峻爲内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

宋吳喜爲假冠將軍督豫州諸軍事太宗即位四方叛亂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征梟斬東士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王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

視全活帝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内審銜之

陳侯瑱爲侍中江州刺史鎮豫章瑱據中流兵甲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

周廸爲臨川内史時周文育之討蕭勃也廸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還才説廸廸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熊曇朗之反也廸與周敷黄法氍等率兵攻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廸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廸趑趄顧望並不至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糾率鄉人保新蔡及晉熙等五郡及王琳據上流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授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流恐爲己患頻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于齊共爲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人濟江而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鎮撫上

流願爲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龔臣威以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

後魏源子恭爲平南將軍元顥之入雒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雒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

後周李遷哲初仕梁爲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

隋虞慶則開皇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帝不之責也

唐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鎮臨淮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中使程元振不叶遷延不至

韓滉爲鎮海軍節度自關中多難滉即懷窺望於所部闕粟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拒玉山禁馬牛出境造

樓船戰艦三千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繇海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三千餘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聲言將奉迎鑾駕寶申儆自守也城中穿井深數十餘丈近百所下爲江平俾偏將丘涔董作涔酷虐士卒日役數千人朝令夕辦去城十數里内先賢丘墓多被侵毀又追季長榮等戍軍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採石軍使增置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陳少游時鎮揚州以兵甲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滉境會滉亦以三千兵臨金山與少游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手相聘賚

韓弘爲宣武軍節度使弘旣久鎭大梁威譽封部謂朝廷畏已爵秩屢加凡更三朝未嘗意入覲徐泗齊蔡前後有阻兵者弘每資寇觀望屢貽國憂及聞憲宗英武神斷累殄劇賊弘意寖懼十三年詔誅李師道弘遂不敢翫寇以兵圍曹州來年春師道梟首七月弘朝京師又云弘貞元十五年繇汴州大將試大理評事爲節度使至元和十四年凡二十一年吳未聞有脩覲之意及旣殄元濟師道方懼而來

烏重胤爲橫海軍節度使及屯軍深州以賊憑陵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恚於誅討遂以杜叔良代之

以重裔撿挍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梁朱友謙梁祖建號爲河中節度簡較太尉累拜中
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弑逆友謙意不懌雖勉奉僞
命中懷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侵軼謂賓友
曰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餘位列繼誠恩踰父子
論功較德何讓伊人詎以王平附託之恩屈身於逆
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度
懷英韓勍攻之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總軍赴援
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
盛陳感慨願敦盟約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

亦遜辭稱藩行其正朔天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
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於梁不獲友謙即請之於
莊宗莊宗令慕容王正言以節旄賜之
後唐張萬進爲滄州都督萬進殺留後留繼威自爲
滄州納欵於朱梁亦遣使乞降於莊宗莊宗馳書慰
勞繼威守光之宗也或謂萬進曰河東已許守光自
新萬進懼繇是堅附於朱梁
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末
加同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氣焰灼大臣皆
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

以方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爲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其誠及朱弘昭馮贇等懼禍謀於義誠義誠但云僕爲將較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旣誅閔帝卽位加簡較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趙德鈞爲幽州節度淸泰末太原兵亂乃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其子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劉延朗副之又以范延光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呂琦嘗佐幽州幕乃命賫都統官誥以賜德鈞兼犒軍士琦至從容宣帝委任之意德鈞曰旣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帝以詔諭延光不從大軍旣至團栢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延光軍又至榆次蕃軍退入河東川界時德鈞累奏乞與延壽鎭州節度帝怒曰德鈞父子堅要鎭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子位亦甘心矣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德鈞聞之不悦

李彝殷鎭夏州傲視中原凡賊臣不逞必陰相締結冀其輸貨應援李守貞出兵境上以酬其貺朝廷知其心羈縻之

漢田再榮仕晉爲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開運末契丹犯闕明年虜王北去再榮從虜帳至眞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師麻荅據甲仗庫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爲軍吏道所迫乃行翊日逐出麻荅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軍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

生事

甲冑與戎商書之爲戒虎兕出柙孔聖之攸譏豈得兵火自焚麗弩輕發是故狼貪著於軍令兒戲存乎帝語漢氏而下將非一塗或任總邊寄身當臨敵或扞守與國討伐叛黨而有肆志以逞矢謀不臧苟貪天功罔恤時難蹶是專任己力搆發釁端啟內侮之階棄在和之訓靡思康靖姑務煩苛失親善之爲寶忘懷安之遠慮橫法以繩下苟求以致憝敗乃大事職此之由辱國受誅悔將奚及者矣

漢王恢爲大行諫議陰使馬邑豪聶壹爲間（間音居莧切）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可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縣讀曰懸）視單于使者爲信（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

入武州塞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總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輜衣車衣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音直用切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恢等罷兵於是下恢廷尉廷尉論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武帝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帝帝曰首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尉士大夫心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尉字止如此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

後漢朱徽行度遼將軍和帝永元中南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廼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繇自聞而崇因與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兵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去定爲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雖難

測知然大兵聚會未必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畧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畧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雜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徽遣使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

國舅骨都侯嘉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和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人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鞮日逐王逢侯爲單于所殺畧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漢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與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

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兵度臨向蒲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蒲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遛失利下獄死後帝知徵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

耿夔代鄧遵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徵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恚恨謀畔

王敬爲燉煌長史桓帝時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與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燉煌太守馬達明年以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且曰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爲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燉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燉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

陳泰字伯玄爲雍州刺史時司馬景王秉政泰求勑并州并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叛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

宋張邵爲征虜將軍領南蠻校尉都督南雍州刺史文帝元嘉中丹折一州蠻屬爲寇邵誘其帥因出大

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旣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絶邵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郡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

申垣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孝武大明元年魏攻兗州帝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兗州魏軍已去垣諫建議任臻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帝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迯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垣棄市羣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垣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帝乃原其命擊尚方尋被宥後爲驍騎將軍

後魏奚牧爲并州刺史道武時并州與後秦姚興接界與頗冦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邉不直之意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盧昶爲鎭東徐州刺史宣武時梁琅琊郡民王萬壽等殺朐山戍主劉術昶遣郯城戍副張天惠赴之卽據其城旣克梁朐山戍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昶旣儒生本少將畧又羊祉子爕爲昶司馬專征戍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傳文驥糧樵俱罄以城

降梁和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和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

唐孫佺爲幽州都督睿宗延和元年將兵二萬八千以襲奚師至冷陘並沒焉佺爲虜所擒送於默啜副使將軍周以悌死之將軍李楷落烏可利張貞楷落挺身以出初佺之將行也烏可利諫曰暑熱道險懸師遠襲舉非其時往而必敗佺曰薛訥言在邊積有年矣然竟不能復營州使東北無事今與公同心戮力掩其不備可以有功道險暑熱安能避乎於是遂行命李楷落將騎兵四千爲前軍遇賊八千騎與戰楷落敗佺素怯懦見賊至驚懼率衆欲還又爲虜所敗廼投惡山爲營列方陣而待之虜謂佺曰既以和親何得輕來襲我佺曰吾來和親爾虜曰若和親國信物安在佺悉軍資以與之虜得而更戰軍遂大敗至夜衆餘七千佺謂衆曰帥兵南還於是兵皆散走佺爲虜所得佺敗處去塞千餘里

王君㚟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判凉州都督玄宗開元十五年與廻紇戰死初凉州界有廻紇契苾思結渾

四部落代爲首長君奐微時往來凉府爲廻紇等所輕及君奐爲河西節度使廻紇等怏怏耻在其麾下君奐以法繩之廻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君奐發驛奏廻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帝使中使往按問之廻紇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廻紇承宗長流瀼州渾大得長流古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朗長流契滕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廻紇等婚姻貶令問爲撫州別駕嵩爲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與謀殺君奐以復其怨會吐蕃使間道往突厥君奐率精騎往徐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筆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奐旌節先殺其左右宋貞割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奐從數千人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奐馱其屍以奔吐蕃追兵及護輸遂棄君奐屍而走玄宗甚痛惜之

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玄宗天寶七載南詔閤羅鳳襲雲南仲通褊急寡謀及雲南太守張虔陁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女謁見都督虔陁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閤羅鳳皆不應虔陁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閤羅鳳忿怨因發兵反攻圍虔陁

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嶲州閤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録事參軍姜如芝俱來請還其所擄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逼天和城爲南詔所敗天寶十三載閤羅鳳既臣吐蕃劔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十餘萬輩餉者在外涉毒瘴死者相屬於路天下始騷然苦之宓復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會安祿山反閤羅鳳乘釁攻陷嶲州

韓滉爲潤州節度貞元二年滉朝京師時兩河罷兵中土寧乂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爲日已久大曆以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以來兵衆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迴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者五六萬而已國家若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凉鄯洮渭並脩堅城各置三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餉之資以克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二十餘州復之可翹足而待也德宗甚納其言滉之來也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其來覲帝訪問焉初頗領命

及滉以病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無幾滉薨竟寢其事人亦幸焉

田縉爲夏州節度使以貪猥侵擾黨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元和末大兵入寇邊將郝玭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顔復以全師至而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顔郝玭之驅戮也

後唐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長興元年十月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廻奏董璋自率兇黨攻陷閬州仁矩舉家擒戮仁矩始爲客將預逢興運錄趍走之勞擢居蕃任才疎謀淺卒以此敗初朝廷昇閬州爲節度制以仁矩代孫岳物議不可及仁矩至鎭偵璋所爲曲形奏報地里遐邇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反狀繇仁矩也

晉安重榮爲鎭州節度制使天福六年五月執契丹使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於博野乃貢表及馳書天下述契丹受天子事父之禮貪傲無厭困中國之民供億不逮已繕治甲兵將與决戰高祖發使諭而止之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少帝即位加平章事始朝廷遣使告哀北虜無表致書去臣稱孫虜怒遣

使來護延廣乃奏令契丹廻圖使喬榮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册爲隣爲孫則可無稱臣之禮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横磨劒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繇是與虜力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追還光遠繇此怨延廣慫朝廷廣遣間使汎海搆虜

周張建武爲寶州刺史廣順三年十月責授左司禦率府副率制曰頃以野鷄蕃族爲賊邊陲俾爾率領兵師於彼進討殺牛族執戸素不陸梁而無故侵擾致其鬬敵彼戎既然殺戮去者寧不夷傷俾將士罹殃職爾之罪授之散秩猶爲寛恩爾當再三深自咎責可行左司禦率府副率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八

違約　狥私　縱敵　較敵

違約

夫言忠信雖蠻貊而有可任德無常雖巫醫而不可為蓋必誠無苟之謂矣而况君將臣之任奉征討之寄受脤而行成師以出或廟謨先定或單志夙成故

宜寒暑之不踰律呂之相應乃能奮武畧揚威靈平彊寇絶後患獻功於明廷受爵於大室者矣其有違明約徇偏見或見利而輕動或臨危而苟免失在和之義成否臧之凶故宜殞身於戰陣歸罪於司敗者也或有心靡顧望力難自濟雖法所不舍亦理有可悉苟原情而未臧故來效而可收焉

漢張騫爲衛尉武帝元狩二年封博望侯與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斬當贖爲庶人（軍行而輒留去）

公孫敖爲護軍都尉合騎侯元狩三年夏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爲庶人

李廣爲前將軍元狩四年從大將軍衛青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少回遠（回繞也曲也）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言伊勝冠即在戰陣）迺令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弗聽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趙食其食音異其音基或失道後大將軍或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遯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乃遇兩將軍絕度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人問其失道狀廣遂自殺右將軍食其當斬贖爲庶人

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元鼎中遣與樓船將軍楊僕討南粵樓船將軍將精兵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挫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田廣明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既不至質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射杜延年薄責廣明自殺

趙克國爲蒲類將軍宣帝初遣五將出塞克國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後侯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

蜀胡濟爲鎮西將軍後主延熙十九年大將軍後主督戎馬與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於上邽維退軍還成都

宋王鎮惡晉末爲龍驤將軍隨高祖北伐高祖與期若尅雒陽須大軍至可輕前旣而鎮惡等徑向潼關爲姚興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泝河魏軍屯據岸軍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欲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繇得進

張茂度文帝時爲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留遲時茂度弟邵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邵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

後魏薛瑾爲平西將軍大武眞君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

李崇爲車騎將軍梁將趙祖悅偷據硤石詔撫軍將軍崔亮等討之亮至硤石乃大破之亮與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

唐盧江王瑗高祖武德中爲襄州行臺僕射與從弟孝恭俱討蕭銑授荊郢道行軍元帥瑗新至部未能和其民率兵臨境不敢進孝恭平銑瑗竟後期

獨孤晟大宗貞觀中爲殿中少監令率兵與李大恩合勢趨馬邑晟坐失軍期減死徙邊李道彥貞觀中

爲右衛將軍東郡公赤水道行軍總管與左驍衛將軍榮國公樊興坐失軍期減死徙邊

劉仁願貞觀中爲右威衛將軍畢列道行軍總管與司空李勣期會逗遛不赴驛召至京帝謂曰自古軍法後期皆死仁願奏曰臣前後使四十餘人往李勣處塗路荒梗悉皆不達最後一使始得至大軍臣又打得延津等七城欲擊平壤李勣兵馬遽以旋歸事有因緣非臣之咎帝曰汝領兵萬餘咸勁卒亡城下邑未有千人以此分疎更爲矯詐遂令拽出欲於廟堂斬之仁願號訴不輟聲帝以其有鎮守東海之勤特免死配流姚州

王忠嗣爲隴右節度玄宗天寶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初以石堡險固恐所得不如所失請息兵觀釁帝意不悅及奉詔應接延光僶俛緩期故師出無功

李光顔憲宗元和初爲裨將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于西川時光顔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

徇私

將之在軍得專其命故曰正則從令私則衆怠其有

處置偏黨奏請阿曲報適素憾引薦親暱邀官爵之寵求貨易之利違方面之致失出閫之威或致衆叛親離以壞軍政爲將之失莫大於此

漢衛青武帝時爲大將軍元狩四年大擊匈奴時將軍李廣自請行帝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廼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而就部（吉慍怒之色形於外也）

李廣爲右北平將軍初獲於匈奴得脫贖爲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縣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死於是武帝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

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初李廣之子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武帝爲諱云鹿觸殺之

晉石鑒爲司隸校尉時杜預爲河南尹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軍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畧

鄧羌符堅之將堅遣王猛率羌張蚝徐成等伐慕容暐既陷并州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來救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

敢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隷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戸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交兵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軍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南齊曹虎爲寧朔將軍封羅江縣男虎啟乞侯官尚書奏侯官戸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

北齊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攻上洛爲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爾（季式昂之弟也）高祖聞之即馳驛啟季式爲濟州刺史

高季式爲冀州都督隨司徒潘樂征伐討江淮之間爲私使雒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

唐李晟爲右神策都將代宗大曆末吐蕃寇劒南晟領神策軍戍之及還擕倡妓以歸西川節度使張延賞追之晟深憾焉德宗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鎮鳳翔表稱宿故懼延賞之責朝廷以其功高爲之免延賞相拜左僕射

袁滋爲申光蔡隨唐鄧等州節度使滋嘗請罷兵以招吳元濟及高霞寓以兵敗貶出憲宗思有以懷之乃授滋節度使行其計滋本蔡州郎山人祖父墳墓在焉滋前任在襄州時吳少陽理滋祖父墓禁芻牧諸袁有里居者多署以職而廩給之及滋至唐州乃去斥候而通好賊圍其新興柵滋又卑詞祈免賊因不以滋兵爲意故二歲無功傷沮形勢繇是坐貶撫州刺史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入朝請祈瀛漠二州爲廉察用權知京兆尹事盧士玫爲帥朝廷從之總聚涿州刺史張皐女皐與士玫有內外之屬故總以士玫上請因而用之非選衆任能也

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奏京兆府參軍裴讓是臣男年甚幼小官無職事令惟近勑須令守官伏以臣男之類無數十人悉是資蔭授官所以置之散冗守官既無公事離任曾無妨闕伏乞天恩依前令在臣所任詔曰應內外有職事官宜准太和元年並月十二日勑處分其諸州參軍文學及京無職事者不在此限度憑其勳舊遽奏明勑置徇私愛議者惜之

後唐段凝爲鄧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爲大將軍帝許之令具方畧條奏凝所請偏裨皆取其己黨帝疑之乃止

縱敵

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蓋受命以出因敵是求其執俘而言還必至師以誘戰其或籍兵要而資寵祿勞師徒而長寇讎雖有可制之方蓋念自全之計曾微鬬志且巽遠圖小則陷於非夫大則孤於受脤爲將之道豈其然乎報國之謀非盡善也

漢田仁爲司直戾太子軍敗南犇覆盎城門得闢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坐縱反者要斬

後魏古弼爲安西將軍征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埿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埿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奔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太武大怒徵還黜爲廣夏門卒

北齊彭樂爲泗州刺史泗陽郡公邙山之役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爾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寳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袋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且對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其縱舍伏諸地親拜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捉周文神武曰爾何故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

唐馬燧爲河東節度加魏博招討使大破田悦軍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反德宗居奉天燧引兵還太原時魏州兵大敗後城中無二三千人皆瘡痍悦日夕待降燧思太原畏留魏州遷延不取及奉天之難燧乃退歸使河北餘梗至今燧之致也

李懷光爲朔方軍節度興元初德宗在奉天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軍於渭橋時懷光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寇晟力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懷光

恐晟有功乃曰馬未銜秣士不素飽不若歛兵俟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令狐綯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懿宗咸通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綯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曰勛因徐兵擅還必無好意綯曰雖無好意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非其黨投來言其數不滿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使若出奇兵逐之俾荻船縱火於前奇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怨負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綯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勛果殺崔彦曾據徐州

高駢爲天下兵馬元帥鎭維楊僖宗廣明元年九月黃巢北渡淮水復攻徐兗初黃巢以其年七月採石江直抵淮南淮南城内士客軍十餘萬有梁纘者本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之愛將也後劉積敗從邊遇赦還復隸于軍及駢領西川時戍於大渡河因奏爲親將歷數鎭以本軍所籍兵三千隨之時告於駢請擒

賊復有畢師鐸者驍勇無敵欲以兵邀之時駢有鎮鄆軍使呂用之素以左道佞惑於駢恐諸將立功之後侵其已權因謂駢曰國家自數年以來天下喪亂黃巢起乎羣盗遂至横行所在藩維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可知之公既統强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挫威名則大事去矣駢然之竟不議舉兵巢遂肆志北侵焉巢之趣廣陵也江東諸鎮以駢屯數道勁兵居將相重位復又自咸通中復交阯之後於安南開鑿河道西川板築羅城心匠天機謂能驅役鬼神至是聞其安然信巢讓（尚讓也）征來歷境而過諸鎮錄是解體淮北之人無復鬬志遂相率附之衆稱百萬

輕敵

春秋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孫吳之法奇正相生詭譎爲道有示弱以致勝無輕敵以成功古語曰以心度心間不容針敵若卑而驕我怨而擾我啖以甘言示其羸弱反用我道得非危哉故善戰者進退有度動靜有宜先審敵之形勢必得敵之虛實故行無虞止有備焉得斯術也其或趨遠以爭利恃勇以致師不察幾微務於先動徒謂彼之可勝

不知已之已失欲無負敗其可得哉

將鉏樂懼宋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 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 退舍於夫渠不儆 宋師不儆備 鄭人覆之敗諸汋陂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士魴晉大夫也晉人伐鄭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庶長秦爵也 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 從輔氏渡河 與鮑交伐晉師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櫟晉地

子囊楚大夫也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 殿軍 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 皐舟是險阸之道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司徒卬陳大夫也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卑宋不設備

觀虎晉大夫也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 平中晉地 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公子卬爲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

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漢李廣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宣昆邪爲武帝泣曰（昆邪中國人也對上而泣也）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忘之（負恃也确與競恃敗也确音角）帝乃徙廣爲上郡太守

後漢蓋延爲虎牙將軍屬董憲自立爲海西王（海西縣屬瑯琊郡）建武四年憲將賁休舉蘭陵城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等往救之爲憲所敗憲遂放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尅獲光武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汙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會無天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

吳凌操爲破賊校尉大帝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城欲乘勝擊杜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可易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

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

新蔡王騰爲車騎將軍鎮鄴時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鄃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尅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

朱序爲南中郎將符堅遣符丕石越寇襄陽次沔北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因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餘艘以濟軍

謝琰爲會稽内史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鋭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後燕慕容汗爲慕容皝寧遠將軍皝庶兄翰奔段遼遼弟蘭與國柳城皝遣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

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頓萬全愼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

前秦苻叡爲苻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討慕容泓於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敗績被殺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封遣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諸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爾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行宴飲下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其瞻賊已垂逼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切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

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
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
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
宋魯爽并弟秀元嘉二十八年自魏歸國以爽爲司
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時後魏大武已死
文帝更謀經畧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部騎并荆
州甲士四萬出許雒八月虜長杜茂主永平公秃髪
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主爲豫州刺史跋𠍱
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擅止
必可擒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
夾發頼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次之本
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碻磝不伏敗走水
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鬬數百里至曲强虜候其
饑疲盡鋭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
梁劉季連爲益州刺史時東昬失德京師多故季連
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
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預知之設備守險買與
戰不利退州郡縣多叛亂矣
鮑泉爲信州刺史與僧王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
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

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

後魏陳留王虔乾根之子也道武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魏王儀破黜弗部後魏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輕敵於陣戰沒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時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甕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從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蕭寶寅率衆會於安定卒甲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衆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繼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鏁柱教習强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境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

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

北齊莫多婁貸文爲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軍出函谷景與高昂議整旅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里前斥候西過瀍澗遇周軍戰沒

王則太原人初以軍功除給事中爵白水子從原天穆討邢杲輕敵深入爲杲所擒

後周賀若敦爲驃騎大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每設奇兵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

楊忠爲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氏地半天下國富兵強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爲險阻且其大將斛律明月不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穴非十萬衆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爲乃以忠爲元帥又令達奚武師三萬

自南道進期會晉陽忠出武州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捲二十餘鎮齊人守陘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突厥木汗可汗控頭可汗步離可汗等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俘斬甚衆

隋薛世雄爲右翊衛將軍竇建德僭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阿城南營於十里井建德聞世雄至精兵數千人伏河澗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云亡入豆子䴚中世雄以爲建德畏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騰籍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

唐姜寶誼武德初爲井鉞將軍時劉武周將黃子英征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輕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復得逃歸

趙景慈尚高祖女桂陽公主武德初爲華州刺史領行軍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堯君素兵鋒甚銳

前後遣將皆不能尅景慈謂將士曰君素小盜何足經營但諸軍不武爾景慈與國親姻忝荷榮位必當殞首流腸以報所授終不能學君等見賊便縮頭頓轡也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濠內賊於地道中出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墜馬遂爲賊所執

王孝德爲朔州行營軍總管武德九年突厥寇朔州孝德及朔州刺史姜世師以數騎覘賊卒與虜千餘騎相遇孝德苦戰久之賊始退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阿史那社爾旣擒龜茲王孝恪守之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孝恪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旣失部分爲胡賊之所蹂躪流矢及鉞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尤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黎至西門爲胡寇所

殺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中

爨寶璧爲右監門衛中郎將則天垂拱三年十月與突厥骨咄祿元珍戰敗前軍盡沒寶璧輕騎遁走黑齒常之擊破突厥於黃花堆又表請窮追餘寇制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爲聲援寶璧以爲賊破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十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旣至又先遣人報賊令其得嚴備出戰時寶璧下有精兵一萬三千人賊走不出巳遂爲所敗論者尤之寶璧坐此伏誅

程千里有勇力爲上黨郡長史玄宗天寶十五載賊將蔡希德數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度橫橋橋壞墜坑中爲賊所執

唐朝臣爲振武節度使德宗貞元四年奚及室韋之衆度寇振武初朝臣頗無斥候賊至方郊迎宣慰中官未相及一二里中官二人爲所虜朝臣奔歸閉壁乃掠人畜而去時廻紇數百騎合勢追之人復爲所敗

後唐閻寶爲檢校侍中遙領天平軍節度使唐天祐十九年討鎮州鎮人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穀價騰貴饑餓者多計無所出屢來求戰城中五百餘人攻我

長國賓輕之不爲堅敵俄而數千人維志奮力死戰
我救兵不至賊壞城而出縱火攻賓營不能拒戰引
師而退鎮人壞我營壘取其芻粟者累日
李仁矩明宗長興初爲閬州節度使俾伺董璋之反
狀時物議以爲不可及仁矩之鎮偵璋所爲曲形奏
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繇仁矩
也長興元年十月璋自率兇黨以攻其城知召軍較
諜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
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黨旬浹之間大軍東至
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
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旣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爲
璋所害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一百九

殘酷　報私怨

殘酷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蓋殘酷者縱暴滋虐之謂也三代以降謀帥非一其或詩禮之選替而勇捍之材進乃有處爪牙之列握旗鼓之要

當干城之任受方面之寄虐用其衆毒痡於民以戕害爲勢以安忍爲樂至有不式王命視人如讎誅求貨財則動淊賊殺屠掠城邑則擧無噍類孥戮不辜虔劉參佐肆豺狼之忿極塗炭之苛至於惡稔禍盈而後不得其死者蓋有之矣書云天吏逸德烈如猛火仲尼云苛政猛於虎良可畏哉

漢項羽爲楚大將軍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秦民大失望

周勃爲太尉高帝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十一年冬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殘謂多所殺戮

後漢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興平二年遂保易京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材力不恤百姓記過亡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嘗言衣冠皆自以分職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共合

黄祖爲荊州劉表將屯夏口祖子射音亦與禰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徘優饒言祖以爲罵已也大怒顧五

百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王匡為河内太守起兵討董卓遣諸生于屬縣徴伺吏民負罪收之考責錢穀負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

吳甘寧為前部都督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

晉苟晞為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于大苟

桓温為大司馬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枋頭之敗行役旣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皆嗟怨

桓雲為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雲兄大司馬温執權有司不敢彈劾

宋劉粹為征虜將軍鎮壽陽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

離六十餘家叛沒於後魏趙景秦剛等六家悔昔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謨等林粹遣將范縱大討叛戸不及因誅殺謨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五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爲寧朔將軍

宗錢(一作宗越)爲龍驤將軍時臧質魯爽反越討質等破之因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畧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復爲長水校尉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越爲將所領衆嚴酷好行刑戮眥睚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爲都督南豫州刺史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宋越更殺我

高道慶爲鍾離太守領軍北討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梁侯景初仕後魏爲定州刺史大行臺性殘忍酷虐

陳陳靈洗爲安西將軍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

明與士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

後魏公孫軌爲平南將軍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軌旣死太武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其返去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羊祉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部騎三萬從高肇南征會班師夜中引軍出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爲征虜將軍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及將出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元麗爲魏將軍時秦州屠各王法智與主簿呂苟兒爲亂麗討平城之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

劉貴爲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雒陽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脩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

爾朱仲遠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大將軍仲遠天性

貪暴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殺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後加大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彥伯世隆仲遠兄弟）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將爲患苦

北齊斛律光爲大將軍性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放杖威刑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

後周鄭偉魏末爲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

主祀賓王坐除名

隋趙仲卿爲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猛虎時有上表言仲卿酷暴者高祖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楊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

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陥陣則已如不能陥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服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屈突蓋爲武候驃騎性嚴刻時有撿較太府卿崔弘度亦嚴酷長安爲之語曰能歓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魚贊爲車騎將軍贊性兇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鐵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適者立斷其舌煬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旣如此兄亦可知因召贊兄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弟恐懼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刺史

樊子蓋爲東郡留守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及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

唐羅士信高祖時爲新安道行軍總管持法嚴暴有不用命者無問親友必皆斬決繇是下不附而畏之

竇軌爲益州道行臺右僕射時蜀士寇盜聚結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

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常遣奴就官廚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誡使汝當要借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取奴斬之其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决輒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輒動輙榜箠歲至數百

武懿宗則天時與淸邊道副總管婁師德按撫河北諸州懿宗所至多殘酷人吏犯法者必先刳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先是孫萬榮别師何阿亦多居害士女是時人號懿宗與何阿小爲兩何或謂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嚴武代宗時爲劒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殺之繇是威震一方

李正巳大曆中爲淄靑節度使爲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

朱希寀大曆三年爲幽州節度使爲政苛酷人不堪命竟爲孔目官李瑗所殺

李懷光德宗時爲邠寧節度建中初城原州以懷光兼領其任居前督作時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

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討梁崇義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後荆襄平希烈選其軍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張光晟爲單于都護振武軍使建中元年廻紇突董梅錄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槖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乃使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後廻紇遣使來訴帝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廻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爲睦王傅

劉士寧貞元中爲宣武節度使日恣荒暴誅戮無不怨苦或彎弓挺刃殺人於杯案間都虞候李萬榮因其獵於近郊閉州門以拒之士寧馳歸闕下

韓弘貞元十五年爲宣武軍節度使有郎將劉鍔者兇卒之魁巳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列短兵於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對賓客笑自若（又云弘制宣武頗酷法人人不自保）

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憲宗元和中有進士丘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從軍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

推李安怒斥鋒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兇暴慘毒如此

王庭湊爲鎮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四年二月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爲庭湊所害初元翼之出深州也庭湊縶留其家及節度漢南數遣使厚賂庭湊竟出之庭湊竟不許至是知元翼卒盡殺之

王重榮懿宗咸通末爲河中節度使植性不仁嘗於河岸立巨木設機於其上有軍吏忤其意者則置於巨木發其機擲似河之急流其慘毒也如此部將嘗行儒因重榮出於北郭伏兵殺之有識者咸快其事

梁王珙唐末爲陝州節度使爲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以生命爲意内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將施鞭笞刳斮無日無之奢縱聚歛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光化二年六月爲部將李璠所殺

李罕之唐末爲河陽節度使雖有膽決雄猜翻覆而撫民御衆無方畧卒多苛暴性復貪冒不得士心出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俘剽爲資啖人作食其後河陽爲張言所陷罕之奔於大原後唐武皇表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以兵寇鈔

懷孟晉絳數百里内郡邑無長吏閭里無居民河内百姓屯結山寨或出樵汲即爲俘馘雖奇峯絶磴梯危架險亦爲罕之部衆攻取先是蒲之問有山田摩雲邑人立柵於其上以避寇亂罕之百餘人攻下之軍中因號罕之爲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野烟火斷絶凡十餘年

雷滿唐末爲澧郎節度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及死子彦恭繼之蛮獷狡獪深有父風爐熿落榜舟檝上下於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

安王友寧唐末爲宣武軍牙將鳳翔李茂貞叛屯兵盩厔友寧攻下盩厔無大小屠之

後唐孔循明宗時爲樞密使會汴州軍校張諫謀亂都指揮符彦饒誅斬亂兵軍城安定以循權知汴州循至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巳下三千人並族誅之

晉王建立仕後唐爲青州節度使性惡生好殺爲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垜疊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

安重榮爲定州節度使嘗因暴怒部較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

亂死者二十八口令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
亦殺之鎭人孫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
萇弘簡累授左金吾衛左將軍性忌克而多疑歷州
鎭十餘所在多豎棘於公署方通大行左右稍違忤
即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足而行
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
張萬進歷威勝保大彰義三軍節度使所臨之地士
民慘懍及疾羸綿目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圭委
其符印記室李升素憾萬進之凌虐知其將亡謂廷
圭曰氣息奄奄不係晨暮促移就弟豈不宜乎廷圭
從之遂以籃轝秘尸而出浹旬不舉馳騎而奏慮其
有變詔命旣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彥球
曰萬廷圭逼迫危命驚擾而至不手戮之奚爲生也
廷圭聞之不敢吊助萬進自假殯精舍之下至轜車
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百萬無涕洟饋奠者
張彥澤爲涇州節度使從事張式以彥澤所行事多
不軌數勸止之彥澤不從因酒酣發矢向式式偶免
因告病不復請謁彥澤愈怒將加害焉式乃避竄衍
州刺史迯至邠州邠州連帥李周具奏其事朝廷姑
息彥澤流式商州彥澤堅飛奏請式朝廷允之式旣

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後爲相州節度使領軍北屯鎮定後送欵於虜虜王遣彥澤先至京師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即出外斷其頭腰領焉彥澤與僞閤門使高勲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孝悌暴死於門外

李守超爲裨將從其兄守貞征討守超性慘毒令軍士以大劔剖賊之首爲六分號爲肉蓮花以成戲笑河上居人爲掠而至者亦罹其酷人頗冤之

漢劉銖晉末爲高祖并州左都押牙性好殺尤慘毒高祖以爲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建國初授永興節度使從定汴維移鎮青丘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有貸免者每視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貌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隨其歲謂之隨年杖

史弘肇爲侍衛都指揮使部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惡少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吏卒因緣爲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爲坊

邏所拘立斷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人則誣以訛言竟見棄市嘗有醉者誤入民家婦呼之爲盜邏司遇之以撾其腦血流被體乃就隣舍子假錢二緡令醉者負之即斬於所犯之地斷舌決口斮筋折足者僅無虚日故相李崧爲家僮誣告族戮於市而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隷者皆以姑息爲意而舊勲故將失勢之後爲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甚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錢十四萬市得玉枕一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大得茗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虜主之入汴也僞燕王趙延壽遣福殷賚玉枕陰遺淮南主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遣捕福殷等係之解暉希旨斷成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爲弘肇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並籍沒

周慕容彥超爲兖州節度使既謀叛命乃於城中括率械係管掠比戶衘寃前陝州行軍司馬閻弘魯閑居在州懼其鞭朴盡以家財爲餉彥超以弘魯所餉

未盡又欲令判官崔周度得罪乃令周度監括其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吉凶係財之豐約願無吝焉弘魯令家僮與周度搜索斸掘無孑遺矣彥超又令牙將鄭儻持刃訊之弘魯惶迫告罄周度白彥超曰閤行軍泣拜妻孥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彥超不之信弘魯夫婦並係於獄其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輸之望救弘魯彥超怒周度阿私令軍校趙貿切責便令自行杖笞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即斬周度於市

齊藏珎爲濠州刺史世宗征淮泗命藏珎護兵南出所至貪暴淮甸之民及麾下仕伍咸被其毒

報私怨

不念舊惡斯爲君子之心以直報怨蓋亦中庸之道然而執兵之要出師以律念一忿之不忍必舊憾之是脩由失意以相仇以快心之是縱志乎公利假彼軍興其或敵境初平國事方熾奮其憤怒耻於言詈雖快心於一時亦流恨於千古至於賢者猶或病諸察夫過舉斯言是戒

漢李廣爲驍騎將軍坐亡失多爲虜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李故潁陰侯并居藍田南山中射獵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

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敗韓將軍 韓安國 韓將軍徙居右北平死於是武帝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車 奏請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式武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前横木也字或作軾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刑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 竦警也 是以聲名暴於夷貉威振憺乎隣國 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陳留人語恐言憺之 稜音来登切 憺音徒濫切 夫暴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跣徒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指意也

魏安陽亭侯幹司馬文王之弟也瀟長武寵之孫也年二十四爲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閶闔掖門幹欲入幹妃偉公妹也 臣欽若等曰傳宗公衡長武之父也 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但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具言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旣而羨因王左右啟王瀟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來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爲庶人時人寃之

晉杜預爲征南大將軍平吳兵至江陵吳人知預病瘿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瘿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劉毅爲衛將軍江州都督奏解江州刺史庾悅初悅爲司徒長史嘗至京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諸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桓溫爲荆州刺史復以范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不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後汪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楊州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州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

隋宇文述爲大將軍初敬肅爲潁州郡丞述食邑潁州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由是述銜之八月朝于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政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

報私怨

唐李元諒爲鎭國將軍節度李懷光反于河中絶津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封時賊將徐庭光以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招諭之庭光素易元諒且謾罵之又以優胡爲戲於城上斥元諒先祖諒深以爲耻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于馬燧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遇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劾而斬之乃詣燧匍匐請罪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

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以楊志誠之逐已後志誠復爲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自歐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將卒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

哥舒翰爲兵馬副元帥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誣奏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僞令人爲祿山遺思順及書於閤門擒之以獻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並坐誅徙其家屬於嶺外天下寃之

後唐劉訓莊宗同光末爲襄州節度使雒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寃之

冊府元龜　報私怨　卷之四百四十八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